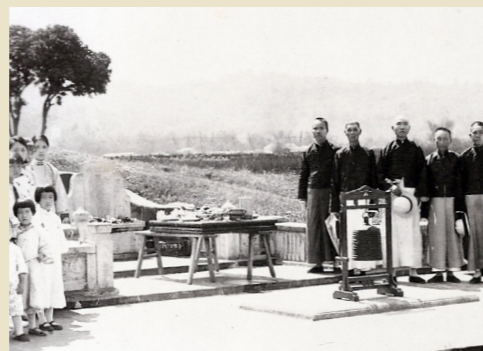


凝聚詩心，穿越時間長河的銅鐘： 櫟社三十週年紀念詩鐘

Gathering Poetry Hearts, Crossing the Long River
of Time: The 3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
Poetry Bell of Li Poetic Organization

文／王雅儀（臺文館）·圖／臺文館



2021年，吳北和女士（吳燕生次女）捐出家中保存多年的銅鐘。這個銅鐘，曾出現在1931年櫟社詩會活動（圖1）、出現在1933年櫟社林朝崧墓前（圖2），也出現在霧峰林家，沒想到，當年櫟社所鑄造的三座鐘，除了霧峰林家留有一座之外，竟然還有一座保存在吳家，著實令人欣喜。

銅鐘不大，高約39公分，內徑25.5公分，厚1.2公分。木架高約100公分，寬56.5公分。銅鐘兩面有字，銘曰：「小叩小鳴，大叩大鳴。願我多士，雅韻同賡。振響發聵，勿墜清聲。」又：「昭和六年，歲在辛未，孟春之月，櫟社創立經三十載，鑄為紀念。」（圖3、4、5）

1 | 2
1 銅鐘在1931年4月26日櫟社三十週年大會（郭双富先生／提供）
2 銅鐘在1933年4月30日林朝崧墓前（莊永輝先生／提供）



3 | 4 | 5

3.4 銅鐘兩面各有文字
5 銅鐘與木架



至於鐘和文學有什麼關係呢？想到鐘、想到鐘樓，很容易就聯想到法國維克多·雨果（1802-1885）《鐘樓怪人》，那是關於巴黎聖母院鐘樓上敲鐘人的故事。在詩歌作品中，關於鐘，更多集中在鐘聲的書寫。靜夜所聞的鐘響，最能觸動羈旅行人的心緒，例如眾所熟知的唐代詩人張繼（?-779）所寫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，藉由鐘聲連結思鄉的情念。同樣行旅在外的明代鄭經（1642-1681），竟然是《全臺詩》內敘寫鐘聲最多次的作家。他在〈山夜聞鐘〉，寫客途未睡聽夜鐘，「夜靜山更靜，鐘聲度嶺嶂……野寺雲深處，匉匉聲不停」。〈鐘過白雲來〉寫晨鐘穿過白雲隨風而來，「風度餘音出，客行知早晨」。然而在現代，日常生活中各種聲音紛亂雜遝，人聲、車聲、機器運轉的聲音充斥喧囂，城市中的寺院也不再叩鐘，現代城市生活已經不容易聽見悠遠肅穆的鐘聲。

鐘的用途，有叩鐘作為隆重迎接之義，有叩鐘為報時、報警、集合之義。戰鬥中亦用鐘來指揮進退。也有將一時代一國家的富強與豐功偉業，鑄刻銘文於鐘上，作為國家權勢威望的彰顯。

鐘與文學有密切關聯。清道光年間，福建八閩地區，出現一種在時限內吟詩的文字遊戲，與擊鉢相似。時間限制在一炷香，以鐘鳴為限，香盡鳴鐘，參加者需完成一聯或多聯文字，所寫成的文字即稱為「詩鐘」，唐景崧《詩畸》（1893）即是一本詩鐘集。

「詩鐘」是文體也是器物，臺灣文壇上有兩座有名的詩鐘，一是斐亭詩鐘，一是櫟社詩鐘。臺南詩人謝石秋〈斐亭詩鐘歌〉一詩，即介紹斐亭詩會當時所使用的詩鐘。詩鐘為唐景崧所製，與寫詩的木籤同被收納於木盒內。1910年左右謝石秋寫詩時還存在。



6 | 7 6 日治時期的吳家公館（怡園）一隅（臺文館／提供）
7 戰後的吳家花園（東山別墅）入口拱橋（臺文館／提供）

那麼，櫟社的鐘，是什麼用途呢？根據櫟社元老之一的張麗俊（1868-1941）日記所記，這座銅鐘是爲了紀念櫟社創立三十週年所鑄造的，當初製作三個，分別放置在萊園、怡園、東山。^①萊園的銅鐘，至今依然保存在霧峰林家。怡園^②（圖6）的銅鐘，據吳家家屬所言，已經佚失。東山別墅^③（圖7、8）的銅鐘，由吳北和、吳南俊姊弟保存，捐贈予本館。

至於當初爲何選擇鑄鐘作爲三十週年的紀念文物呢，根據日記所言，櫟社衆人覺得二十週年已經有萊園題名紀念碑作爲紀念了，所以社員提議三十週年可以鑄銅鐘、題姓名，在春秋詩會時，作爲擊鉢敲鐘用。又說，假設櫟社最後風流雲散，這個銅鐘也可以「移入博物館以爲後人觀覽，亦垂萬世不朽」。^④果然，櫟社前賢一語成讖，這個銅鐘，目前一座收藏於本館，另一座收藏於霧峰林家林獻堂博物館。確實如前人所言。

1931年4月26日下午，櫟社三十週年紀念大會如期舉行。當日早上，衆人陸續到臺中火車站附近的怡園集合，午飯之後，再一起乘車到冬瓜山東山別墅。下午三點，在雙楓壇舉行初撞式，由在場年紀最小且是唯一女性的吳燕生（1915-1976、吳子瑜之女）揭去銅鐘上的布幕，接著由社長傅錫祺執杵撞鐘，並有贊禮員念祝詞：「首撞鐘中，中部文風丕振；次撞左，左道邪說從此熄；三撞右，右文恢儒期再見」。^⑤最後，社員依照年齡，由大而小依序各撞三杵。這就

註 | ① 張麗俊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1930年12月13日載：「櫟社明年三十周年，幼春提議創《櫟社沿革誌》以爲後來可入於採風，又鑄銅鐘三個，一置萊園、一置怡園、一置東山。」參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「臺灣日記知識庫」，網址：<https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>。

② 怡園爲新庄仔吳鸞旂（1862-1922）吳家公館的一部分，位於臺中大智路附近，約於1985年拆除。

③ 東山別墅又稱吳家花園、吳鸞旂墓園。爲吳子瑜（1885-1951、吳鸞旂之子）於1922年所建造。墓園實爲整個東山別墅（吳家花園）的一部分。現僅存墓園，其餘已拆除，1997年改建爲東方大鎮社區。

④ 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1929年10月10日載：「協議後年櫟社創立三十周，欲創設紀念物品，何者爲永久？前二十周年在萊園立題名紀念碑，有提議鑄銅鐘，題姓名，春秋集會可敲爲擊鉢吟會，倘社友代謝，後生無繼起，此物定移入博物館以爲後人觀覽，亦垂萬世不朽云。」

⑤ 見傅錫祺《櫟社沿革誌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），頁3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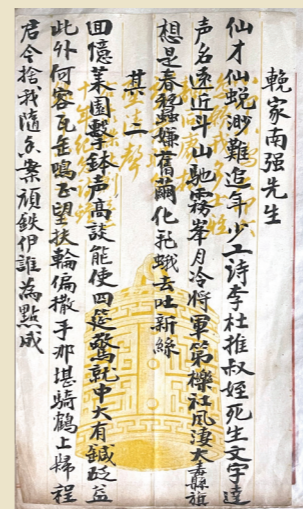
是銅鐘首次公開露面。

櫟社製作這個銅鐘之後，也將銅鐘印製在便箋內，分送詩友使用。例如嘉義詩人林培張（1864-1941）曾將〈輓家南強先生〉一詩，抄錄在印有銅鐘的便箋上。（圖8）

詩社是以寫詩爲主的社團，主要的成果是詩，但是，聚會的主角是人，人與人的聚首，尤其多人社團的會合，往往需要一個能凝聚衆人念想、被紀念的物件。是以，無形的念想，就需要投注在一個有形、具體的物件上，才得以彰顯。基於這樣的情感，詩社的相關文物，其實不僅只有詩稿、詩帖、詩集等紙質文物，也出現了器物類的文物。由銅鐘所書之銘文，可見櫟社衆人欲延續漢文雅韻，振聳發聵的理念宣揚與詩心凝聚。

除了銅鐘之外，櫟社也曾在1922年製作社章分送給社員。此外，臺南的南社，也會在1924年製作社章。社章是由幹事黃欣（1885-1947）發起製作，委託大阪天賞堂定製四十枚，形製爲圓形藍地，紅字篆書南社二字。^⑥不過，櫟社、南社的社章，似乎已經消逝在時間的洪流，目前無跡可尋。

銅鐘代表的不是作家個人，是社團群體，是凝聚1930年代櫟社詩人意念的有形文物。不管是紙質文物，或者是各種材質的器物，能夠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，著實是需要點運氣的，能完整保存下來的文物，都是現在人的寶藏。它們突破時間的藩籬，承載歷史與文化的脈絡，就是爲了帶給後人更多的故事。



8 | 9

8 印有銅鐘的便箋（許經霖先生／提供）

9 印有銅鐘的便箋（拍攝於霧峰林家宮保第）



註 | ⑥ 〈赤坎特訊：頒佈社章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（1924.08.25），夕刊第4版。